

兔子女孩和她的薄荷田

赵菱/著

修养的花儿

在寂寞中开过去了

成功的果子

便要在光明里结实

——冰心

冰心
获奖作家书系

儿童文学大奖



五叶草文丛

阅读引领成长

这是属于兔子女孩的薄荷田，永远为她葱绿着，清香着，美丽着，就像她从来不曾离开过一样。

儿童文学 冰心奖 获奖作家书系 大奖



兔子女孩和 她的薄荷田

赵菱 /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兔子女孩和她的薄荷田 / 赵菱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2.1

(儿童文学大奖·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

ISBN 978-7-5477-0286-4

I. ①兔… II. ①赵… III. ①儿童文学—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2038号

兔子女孩和她的薄荷田

著者	赵 菱
丛书主编	徐 鲁 翌 平
总策划	安洪民
执行策划	李 朵
绘画	王芷玄
责任编辑	宛振文
美术编辑	刘 璐
封面设计	王 娟
内文排版	袁 芳

出版	同心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编	100005
发行电话	(本市)(010)65255876 65251756 (外埠)(010)88356858 88356856
总编室	(010)65252135-8015
E-mail	www.bid.com.cn/txcbs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
字数	167 千字
定价	22.80 元

冰心老人是我国当代文坛的老祖母。她一生崇尚“爱的哲学”，把真诚的爱心给予了广大读者。她曾经写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我们读冰心的作品，更是一种美的享受，她说：“世界上没有一朵不美的花，世界上没有一个不可爱的孩子。”她把鲜花、阳光和挚爱献给了代代代的“小读者”。如今，冰心老人虽然已经离去，但她那如涓涓春水般的文字仍然滋润着新世纪青少年的情感世界，那盏温暖的“小桔灯”已成为几代读者童年里抹不去的回忆。

1990年，在冰心老人九十寿诞之际，由著名学者雷洁琼、著名作家韩素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倡议，创办冰心奖，鼓励对儿童文学、儿童艺术教育和儿童图书作出贡献的作者、教师及编辑，旨在鼓励、支持为孩子们创作、出版好书，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这个大奖即以冰心的名字命名。

冰心的名字，象征着爱；冰心奖，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梦。众多出自爱心的手牵在一起，使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自创办之日起，冰心奖即传承着冰心老人的“爱”的精神，播撒着真、善、美的种子，使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绚丽多彩、生机勃勃。

冰心奖创办初期，冰心老人身体尚佳时，每届都要亲自审读获奖作品。她用爱培育出一批批的新作者，如今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获得社会的认同和称赞。她说：“冰心奖要铺路架桥，让更多的人从这里走向成功。”

今天，冰心奖已走过二十三年的风雨历程，这颗爱的种子已长成了一片青翠的树林。二十三年的辛勤耕耘，二十三年的美丽绽放，冰心奖的影响已遍及海内外，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儿童文学艺术奖项之一。

为纪念冰心奖的创办，我们献上这套“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用以见证冰心奖二十三年来为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书系先后遴选二十位获奖作家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语言生动，意境优美，想象丰富。作家以真挚深沉的感情，创作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孩子的心灵世界，使读者阅读起来倍感亲切，从而引导他们感悟生活，得到人生的启迪。这些蕴含着爱与美的作品，展现了当代儿童文学的风貌，是献给读者最好的礼物。相信，“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的出版，也是对冰心老人最好的纪念！

繁星永照，春水长流。相信这些凝聚着众多作家心血的优秀作品，能够带给读者美的享受，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拥有更多的爱，陪伴他们走过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

前言

* * *

目 录

* * *

Contents

第一辑 月光下的梦

三月里的桃园	2
橘子柠檬一样香	
风与甘蔗园之歌	27
嫣红	73

第二辑 流转的青春电影

孔雀舞	92
躲猫猫	115
我们喂猫去	131
六角星	144

第三辑 开满雏菊的铁轨

绿色火车	162
我要找到我弟弟	196
当星辰变成果绿色	182
兔子女孩和她的薄荷田	219





月光下的梦

第一辑



三月里的桃花园

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桃树林。

桃树长得矮矮的，结结实实的，比蓝瓷大碗口细，比白花小碗口粗。柔韧的枝条是浅褐色的，夹杂着一丝丝的翠绿，往往春天还未到，枝条上鹅黄的芽苞就按捺不住地冒出来，随着温暖的风，一芽一芽地逐渐展开，圆圆的芽苞花朵一般盛开，宛如玫瑰。

果果常常入迷地趴在桃树上看那些活泼的芽苞们。它们一天一个样，今天还像小鸭的绒毛一样嫩黄，一眨眼就变成了水灵灵的海带绿，再眨眨眼睛，和柳叶差不多的狭长叶片就一叶一叶地飘荡在风中啦！

“果果，再不出来，小桃精就要来抓你啦！”梳着两条长辫子的桃枝姑姑笑着推开桃园的篱笆门。

果果把鼻子凑近桃树枝，使劲嗅嗅芽苞，一股植物生长时特

有的青气扑鼻而来。她兴致勃勃地说：“太好啦！我正想和小桃精们一起去玩呢！她们是什么样儿的？”

桃枝姑姑一把把她从桃树旁抱下来，坐在桃树下的草地上，“小胖猪，瞧你把桃树压得都不长了，还怎么结水蜜桃给你吃呀？”

“桃姑姑，小桃精们是什么样儿的啊？”果果睁大乌黑的眼睛。

“桃子是什么样儿，她们就是什么样儿呗！”

“我猜，小桃精们和斑鸠





差不多大，穿着白裙子，扇着粉红色的翅膀，在桃树林里飞来飞去，她们身上飘拂着桃子的香气，每人都带着一个金色的小喇叭，喇叭口像桃花瓣一样，吹到哪里，哪里的桃子就红啦！对吗？桃姑姑？”果果热切地问。

“对啊。她们还特别喜欢抓调皮的孩子呢，如果看到不听姑姑话，喜欢压桃树枝的小孩子，就会‘刷’的一下把她抓过去！”桃枝姑姑一本正经地说。

“抓过去会怎么样呢？”果果紧张地问。

“当然是给她穿上水蜜桃毛茸茸的那层果皮，再给她安一个绿色的果柄，把她放到桃树上去啦！”

“放到桃树上做什么？”果果更加紧张了。

“哈哈，放到桃树上，当然就变成水蜜桃啦！”桃枝姑姑清脆地笑起来。

果果使劲眨眨眼睛，都快要哭了，“什么？压桃枝的小孩子会变成水蜜桃？那……那这桃园里那么多桃子，会不会有很多桃子都是小孩子变的呢？那我吃桃子的时候，怎么知道哪只桃子是真正的桃子，哪只桃子是小孩子变的呢？”

“会呀！”桃枝姑姑俏皮地眨眨眼睛，“不过，你别担心，小桃精只惩罚他们一会儿就够了，等他们知道站在树上很累的滋味后，学会疼爱桃树了，小桃精就放他们下来啦！”

果果如释重负，“噢……桃姑姑，你真厉害！世界上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呀！”

“当然啦，我什么都知道！嘻嘻！”桃枝姑姑俏皮地笑着。

桃枝姑姑十六岁了。果果从记事起就喜欢和她玩。她皮肤黑黑的，瓜子脸，尖下巴，牙齿特别白，头发和眉毛却极黑，眼睛比初熟的葡萄还要水灵、调皮。大家都说她长得很俏丽。

果果有次问她，“桃姑姑，‘俏丽’是不是好看的意思？你长得好看呀。”

桃枝姑姑嘻嘻地笑着，“哪有你好看呀！你看你的皮肤白得像梨花！”

真的，果果生得特别白皙，脸蛋粉嫩粉嫩的。

果果认真地看了看桃枝姑姑，“桃姑姑，我皮肤白，好看；你皮肤黑，也很好看的！咱俩各有各的好看！”

桃枝姑姑大笑起来，使劲捏了捏她的脸，“你这个小鬼头！世界上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吗？”

每一棵桃树下，都有一块由各种野草编织成的绿毯子。她们常常坐在绿草上，看看水蓝色的天，看看棉花一样开满了半边天空的云，说着永远也说不完的话。

果果每天都有问不完的稀奇古怪的问题，而桃枝姑姑仿佛无所不知。

风最喜欢从桃林上空飞跑，带着爱热闹的花尾巴喜鹊们，沙沙沙，沙沙沙。跑过桃林的风就变成了绿色的，就像吹过荞麦花田的风变成了雪白的一样。

如果是桃子成熟的季节，路过的风又会变成甜蜜的粉红色。

风真是最多变的家伙呀！

两岸种着即将成熟的蚕豆。饱满的椭圆形叶子，开着淡紫色的花朵，花朵落了，肥肥的蚕豆就结了出来。

每一颗新生的蚕豆荚都肥得流油，绿生生的，鼓鼓地膨胀着。有的包裹着三颗嫩蚕豆，有的是四颗，不必剥开，就能闻到一股蚕豆特有的清甜气息。

果果常常摘下蚕豆，放在用来盛桃子的小筐里，兴冲冲地跑到桃枝姑姑家。

桃枝姑姑麻利地打来井水，“哗哗”地清洗圆鼓鼓的蚕豆荚。果果在一旁兴奋地看着，时不时问一句，“蚕豆田里是不是有蚕豆娘娘？”

“谁告诉你的呀？”

“我自己猜的呀。因为豆腐坊的老板娘总是说，过年的时候他们家都要拜豆花娘娘，拜了豆花娘娘，一年到头才能做出白嫩嫩的好豆腐来。那我想，蚕豆田里也一定有蚕豆娘娘吧？”

“对呀，肯定有的。”

“我猜，蚕豆娘娘穿着淡紫色的裙子，袖子长长的，会跳‘蚕豆蚕豆快开花’舞，她一跳舞，所有的蚕豆就‘哗啦啦’地一下子全开花了。等蚕豆花开得不耐烦了，不想再开的时候，蚕豆娘娘就换了一套青绿色的裙子，袖子还是长长的，她让蚕豆花们别着急，然后就开始跳‘蚕豆蚕豆快结豆’舞，于是蚕豆们就‘呼

啦啦’地结了出来，结得又多又饱满，生吃可甜了！”

桃枝姑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用湿漉漉的手捏了捏果果的脸蛋，“小鬼头，你太会讲故事了！把我都迷住了。”

果果眨眨黑白分明的眼睛，“这不是故事，就是真的！蚕豆能开花，能结出这么甜的蚕豆，肯定要有蚕豆娘娘跳舞才行的。”

桃枝姑姑把洗好的蚕豆捞起来，放在锅里，加入漫过蚕豆的清水，撮进去一点点盐，接着就烧起火来，在灶膛里还顺手埋上一两个土豆。

土豆在冒着金红火星的热灰里沉默着，沉默着，忽然，“啪”的一声，清脆地炸开皮来。

锅里的蚕豆也冒出了葱绿的香气，揭开红枣木锅盖，绿生生的蚕豆煮得嫩黄嫩黄的。桃枝姑姑用一只蓝花大碗盛着新鲜的蚕豆，果果端着一只绘着白花的小碗，一蹦一跳地跑到葡萄架下。

果果捏起一枚咸丝丝的蚕豆，剥下外面的壳，喂给桃枝姑姑吃。

桃枝姑姑笑着说：“甜！香喷喷的。”

果果心里欢喜，一只手高高举着，“桃姑姑，把蚕豆皮给我！”

桃枝姑姑像个小女孩一样，乖巧地把一只完整的蚕豆皮吐在果果的小手心里。

果果灵巧地把蚕豆皮的一端撕开，做成一个淡绿色的小小戒指，套在桃枝姑姑纤细的手指上，开心地笑着仰起头，“桃姑姑，美不美？”

桃枝姑姑也笑着，轻轻地抚摸着果果的头。果果就像受到了



莫大的赞扬似的，一颗一颗起劲地把蚕豆剥给桃枝姑姑吃。

这一天，果果跑来跑去地在桃树上找“黏黏胶”，想绑在竹竿上粘知了猴的。

桃树的枝干上常常会分泌出一股透明的胶水状的物质，摸上去黏黏的，用来粘知了猴最好不过了。

忽然，她听到桃树林的深处传来笛子悠扬的声音。

不知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果果听着听着，仿佛觉得满园的桃花一下子全盛开了，三月的桃花风轻轻地吹过，淡淡地落了一地粉红的桃花雨。又仿佛听到远处的小溪快乐地奔流了过来，带着一群被溪水冲刷得圆溜溜的小石头，一路哗啦啦地唱着被两岸的水芹染绿了的歌。

果果拔腿就往笛声传来的地方跑去。

远远的，她看到桃枝姑姑正和一个穿白衬衫的叔叔站在一起，那叔叔在吹着一根青竹做的笛子，个子高高的，长得很俊俏。桃枝姑姑听得入了迷，眼睛水汪汪的，连果果跑过来都没发现。

“叔叔，你的笛子里装的有桃花和小溪吗？”果果仰起头问。

桃枝姑姑笑着说：“小傻瓜，你又想到什么啦？”

“我听到叔叔吹的曲子，就好像看到桃花开了一样，还听到了小溪唱歌的声音，我想，叔叔一定在笛子里装了桃花和小溪嘛。”

“你这个鬼精灵！”叔叔哈哈大笑着把果果抱起来，“你喜欢

听叔叔吹的曲子吗？”

果果用力点点头，“你的曲子比蟋蟀和油蛉的琴声还好听哪！”

叔叔又笑起来，他的牙齿洁白又漂亮。“你经常听蟋蟀弹琴吗？”

“嗯，夏天的夜晚，它们最喜欢在墙角边的草丛里拉琴了，‘吱呀吱呀’。它们用大腿夹着琴弓，使劲地鼓着肚皮，琴声就出来啦！它们个个都是勤奋的小琴师，经常一整夜一整夜地拉，连口露水都来不及喝呢！”

“你还听过什么昆虫会唱歌、会拉琴呀？”叔叔望着她的眼睛，亲切地问。

果果受到了鼓励，更加滔滔不绝起来，“有好多好多小虫子都会拉琴呢！桃树下有圆圆的‘桃树虫’，背着一个粉红色的硬壳屋子，看起来就像七星瓢虫似的，只是背上没有七颗星星。它会敲小鼓，用小小的脚踢着自己的肚子，就会发出‘啪啪啪’的小鼓声，和牛皮鼓一模一样的！”

叔叔忍不住亲了亲果果，“这小姑娘太精灵可爱了！”

果果高兴得小脸红扑扑的，“叔叔，你从哪里来的？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呀。”

桃枝姑姑笑起来，“叔叔是从城里来的，帮我们这里的桃园呀、苹果园呀、梨园呀做技术指导的。”

“什么叫技术指导呀？”

“嗯，就是他能和果树说话，知道果树们想吃什么样的东西，



爱喝什么样的水，想听什么样的歌！”桃枝姑姑格格笑着说。

“啊……叔叔，你真厉害啊！”果果惊叹地说。

“叔叔能和果树们说话，他想让果子结多大，果子就能结多大呢！”桃枝姑姑一本正经地说。

“叔叔，你能让桃子结得像冬瓜一样大吗？”果果急切地问，“那样，我就在桃子中间挖一个洞，把桃子挖空，可以做一个桃子房子啦！”

“哈哈，不能。不过我能让桃子树结出紫红的李子来，还能让李子树结出粉红的桃子来！”叔叔笑咪咪地说。

“啊，那也很厉害了！”果果长长地感叹着，“我就不能让蟋蟀敲出桃树虫的小鼓，让桃树虫拉出蟋蟀的曲子来。”

这下，叔叔和桃枝姑姑一起大笑起来。

果果很快和那个笛子吹得很好的叔叔混得很熟了，她喊他“笛子叔叔”，他爽快地答应着。

果果带他一起去听昆虫们的音乐会。

“笛子叔叔，你看，这是‘磕头虫’，把它放在南瓜叶上，喂一点点青辣椒给它吃，它就会一上一下地磕头，它磕头的声音，也很像打小鼓的声音呢！”

“是呀，真像！果果，你听，风吹过桃叶的时候，也像在唱一首歌呢！沙沙沙，沙沙沙，风也是个好乐手呢！”

“嗯。看，这是钢笔虫！它的身子长长的，还带一个弯钩，看起来是不是像一支紫红色的钢笔呀？它是个大懒虫，从来也不发出声音的。不过，如果你拿一根草，使劲捅一捅它的屁股，它就会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就像在拉一把坏了的琴！”

“果果，这边还有一只天牛呢！我捉来给你看！”笛子叔叔兴致勃勃地把一只外壳黑白相间的天牛抓了过来。

“噢，我们叫它‘老肥牛’，它的触角就像天线一样，上面一节一节的，有的小伙伴说，上面一共有多少节，‘老肥牛’就一共活了多少年了，是吗？”

“不是的，它们一出生就有这么多节的触角啦！你的‘老肥牛’会唱歌吗？”

“它也是个大懒虫，不唱歌的。不过，你一抓它，它就会拼命地转动脖子，露出两个雪白的大门牙，磨呀磨呀，就像一种最难听的琴声了。”

“果果，你认识的昆虫真多！”

“嗯，桃园里的虫子，没有我不认识的呢！我天天和它们见面，听它们唱歌弹琴，和它们一起玩的呀！就像你能和苹果树、梨树说话一样！”

“一个小虫迷，一个大虫迷！我要做香喷喷的小茴香疙瘩汤啦！快来帮忙。不要吃的话，就给虫子吃喽！”桃枝姑姑从碧绿的桃叶下探出脸来，笑盈盈地喊。

“啊，我来啦！”果果欢呼一声跑过去，她最喜欢吃疙瘩汤了。

桃枝姑姑端起一盆用切碎的荠菜、韭菜、葱花、鸡蛋和好的面糊，走到锅边，笑着看了笛子叔叔一眼，“果果会烧火，你坐在她旁边吧。果果，我刚从田里掰了两穗嫩玉米，你埋在灶膛里烧吧。”

果果眨眨眼睛，“就两穗玉米呀？可是我们有三个人啊，烤熟了给谁吃呢？”

桃枝姑姑笑起来，“小馋鬼！当然给你和叔叔吃了。”

果果快乐地应了一声，烧起火来。新割下来的芦苇特别好烧，烧起来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仿佛大雨落在红色的铁皮屋顶上一样。

“笛子叔叔！”果果忽然兴奋地喊起来，“你听，灶膛里的火也会唱歌呢！”
‘噼啪噼啪噼啪’

